

第五卷 張畹香

引

煙水散人曰：天下女子，賢貞才智有如張畹香者乎？余聞之鹿車共挽，少君之賢；廡下與案，德耀之淑。而千載之下，追蹤並秀者，孰能有如畹香？

余聞之「綠肥紅瘦」，易安之詞也；「東風柳眼」，靜庵之詩也。而詩詞兼美，足以伯仲於朱李之間者，孰能有如畹香？

余聞之，楚戰將危，其女望雲而知其克捷；越人航海，其妻占風而悼其必亡。而相夫起家，保貞亂世，其智不在二婦之下者，孰能有如畹香？

然以少君之賢，而未聞有易安之詞。易安嫻於詞句，而乏楚越二婦之智。其兼備諸美，而卓絕千古者，又孰能有如畹香？

或曰：「畹香一女子耳，豈能賢貞才智炳炳若是！」噫！使畹香不女子者，無其詩，無其智，無其淡泊之高致矣！一片巾幗世界，反視夫畹香哉！

予於丁酉歲，嘗偕月鄰諸子，望月虎丘，酒闌秉燭，各抒異聞。客有備述畹香事者，諸子撫掌稱異，皆以為美人之尤。而屬余為傳，以補《世說》所未載。

集張畹香為第五。

張畹香者，諱蘭，維揚富戶張玉樓之女也。天性穎慧，自七歲即工詩詞。尤喜妝飾，嘗畫修眉，宛然新月形，諸姊莫能仿其嫵。而每日只穿紅衫，故玉樓珍愛異於諸女，嘗呼為「紅衫兒」。

一日，庭前蘭花初綻，玉樓指花而笑曰：「汝名蘭，何不詠蘭以見志。」畹香時方九歲，即應聲而吟曰：

托質宜幽谷，含馨並綠蓀。

悔因原佩後，移賞入朱門。

五樓素昧文理，但見矢口成章，誇其敏捷，而不知詩內含蓄何意。乃命錄出，以示其女塾師。

師曰：「觀其詩，即知其志。令愛異日必甘淡素，而恪守閨範者也。」

玉樓喜曰：「女以節操為本，若能恪守閨儀，則為好女子矣。」

及年十七，本城鄉紳有趙宦者，聞其才美，而倩媒求聘。玉樓意將許之，畹香堅執不允，私謂其母曰：「兒聞『貧難婚富，富難婚貴』，故必家計相仿，氣誼相洽，方可聯姻。況既貴顯，必當報效朝廷，施德澤於鄉里，方能長享。今趙宦倚勢凌人，驕橫極矣，其危若朝露，安可與議婚姻，以被其禍乎？」於是力阻玉樓，其事遂寢。

未幾，趙宦果以論罪繫獄，坐贓十萬，戚族中無不被其株累。玉樓聞而驚歎曰：「吾兒機智，遠勝於我，所惜非男子耳！」

自此每事必與畹香計議而行，無不揣度如見。並一應往來書札，俱屬畹香代筆，無不俄頃立辦，文采燁如。

是時廣陵諸彥，自文社外，更立詩社，分題唱和，競吐菁英。有以《春日細雨》為題，拈一東韻，各成一律，凡十有四篇，惟子拱婁生一首，最為畹香得意。其詩云：

微雨如絲向曉蒙，斜侵蘿薛任輕風。

當階不損苔痕綠，著樹輕濡花片紅。

乳燕乍飛堪潤翼，濕雲弄色慾漫空。

數聲啼鳥知何處，只在模糊柳浪中。

畹香每於吟殘繡倦，必哦詠是詩。聞其未娶，每有托字之意，而難於啟口。

忽值婁生以事幹於玉樓，玉樓為設供饌，堅留小飲。酒闌將夕，婁生竊慕畹香之美，時時回覘珠簾。忽見簾內雲鬟橫綠，或現或隱，意必畹香。思欲以詞挑動，遂索筆硯，以庭前石榴花為題，書《菩薩蠻》一闕云：

絳英似火枝頭擁，無言有意含情重。相妒是紅裙，還憐照眼明。輕盈宜帶雨，繁豔能禁暑。若隔珠簾猜，依稀似杏腮。

於是畹香果在簾內。窺見婁生貌既風流，詞復含情婉切，遂歸繡房，賦詞一首，以寓其思羨之意。其詞曰：

晚色橫空，涼風初起，搖曳茶煙一縷。徒倚閒階，滿懷心事、向誰堪語。最愁殺、困人炎暑，惹得眉間綠皺，更添幾許。但見容與清佳，榴詞雋婉，真個軒軒霞舉。欲托幽衷，那知自有東君作主。忽又值、瀟瀟夜雨，遙想酒闌讀罷，那人何處。

畹香之意，已屬婁生。而其美豔之名，傾動一邑，所以士紳央媒求聘者紛紛不絕，畹香執意不允曰：「必得賢如婁子拱者方可。」

其母揣識其意，遂以告玉樓。玉樓歎息曰：「婁生才貌，我亦愛之。所惜其一貧如洗耳！然婚姻事亦豈我爾所能強，且再少緩，當從其意可也。」

二人方商議時，婢有輕鴻者，伏在屏後竊聽，遂以一樓之語，趨告畹香。畹香喜而作詞曰：

脈脈幽懷只自籌，幾回無語獨憑樓。

斷腸時節是深秋。風漏雁鴻情似實，

月沉楊柳意還浮。是真是假暫紓愁。

婁生向來文戰不利，是歲宗師科試，拔居優等，玉樓之意遂決。乃擇日設宴，以請婁生，遍延名士數十，並其戚屬鍾士謙。士謙已年七十餘，遂居首席，其餘依齒而坐。

須臾，酒將半酣，鍾士謙曰：「諸兄亦知敝親今日此酒為何而設？」眾曰：「正欲請問玉翁見邀之意。」

士謙曰：「只為敝親有女，小字畹香，年方及笄，尚無快婿。所以薄設蔬觴，單為議配耳。」

請名士中有年少而未娶者，意必玉樓所屬，皆欣然色喜而問曰：「向聞玉翁令媛才貌無雙，允稱閨秀。所愧座無佳士，誰任東牀。」

士謙曰：「敝親所屬，乃子拱妻兄也。」一座皆驚，無不相顧竊笑。

妻生亦避席而謝曰：「不肖何人，斯敢望喬門坦腹。」遂盡歡而去。即請士謙為媒，擇吉親迎過門。雖則陋巷蕭然，室無長物，而左琴右書，亦頗瀟灑有致。

妻生嘗問曰：「卿生於殷富之家，享用華美。今乃歸我貧士，塵甑荒涼，將無鬱鬱而非意之所樂乎？」

畹香曰：「子能慕伯鸞之風，妾願舉孟光之案；子能如相如著犢鼻，妾亦何難當壚滌器。夫家君之以賤妾相托者，特以子之才德可重耳。若或輕貧賤而慕富貴，不惟違妾之意，亦豈所望於君者哉！」

妻生改容而謝曰：「愧我德乏龐公，卿真今日之桓少君也。」

因畹香諱蘭，即以「蘭」字為韻，嘗賦詩相戲曰：

輕風剪剪拂欄杆，春色偏宜向曉看。

只羨海棠嬌欲語，爭知林下有芳蘭。

其 二

傍水幽居石徑寬，畫眉終日並相歡。

漫隨蛺蝶尋嬌杏，獨剪蓬蒿護弱蘭。

其 三

曉窗梳罷綠雲鬟，欲下庭除露尚寒。

脫換繡鞋何處去，笑從深徑摘幽蘭。

其 四

傾國從來羨牡丹，春風拂檻一枝寒。

為誇錦字機中織，錯向人前喚若蘭。

畹香亦以妻生之諱「星」字為韻，戲答四絕云：

一方明月到幽亭，花影朧朧露細零。

良夜莫教貪睡早，從君索酒看文星。

其 二

聯罷新詩學弄笙，雙雙時倚百花屏。

必須七夕方相會，長笑牽牛織女星。

其 三

東風吹綻柳梢青，門繞梨花夜未扃。

對月不妨重覓句，欲將詩思動春星。

其 四

步簷徙倚佩丁丁，柳帶棲鴉暮靄青。

何處玉簫聲似咽，半輪新月傍三星。

自此花晨月夕，唯以詩詠唱酬。雖或簞瓢屢空，而米薪酒果，自有玉樓不時送至。所以嘯歌無廢，綺夢情酣。

其壁鄰是一富家，主人吝而且刻。畹香每欲遷徙另居，妻生曰：「只此數椽，亦足以容膝而蔽風雨，何用遷為！」

畹香曰：「不然，君若不去，主有奇禍。妾父有一別業，離城咫尺，頗有花亭月榭，足以棲遲。妾已先期稟請，無俟君之考盤也。」

妻生不得已，遂喚扁舟，挈其琴書，即日徙去。

去不半月，而富翁家起火，延燒其鄰五十餘家。妻生愕然驚異曰：「若不聽卿，則青氈已付回祿。不知卿操何術，而能預料若此！」

畹香笑曰：「妾亦不過據理揣摩，豈操術數而能先見哉！蓋居必擇鄰，不可不慎。其人既富而吝刻至極，則上悖天心，下招人怨，非遇火盜，即遭橫事。此理之常，無足怪者。若不遷而遠之，安免波累乎！」

忽一日，其鄰胡月郎同一人以金餅來賣，其金重三兩，赤色如火。計其價，應值三十餘金。而償以半價，其人已允。妻生貪其賤，而傾囊以市之。

畹香從內遙呼曰：「催徵之吏日迫於門，安得餘資而換若金乎！」遂立逼吐還，而出酒食以食之，其人感謝而去。

又一日，有以金簪來賣者，其人破巾敝履，貌甚憔悴。及觀其簪，則鑲以貓兒眼。問價幾何，伸二指曰：「實要二兩。」

畹香甚喜，疾令妻生如其數以畀之。即轉售於宦室，得價二百餘兩。

而前此胡月郎之金，因妻生退還，遂鬻於本村富戶邵某。而其同來之人，實係江中之巨盜也，與胡月郎亦非相識，蓋貪其厚謝而為居間兌賣耳。未幾事敗，供出月郎，並及邵某。月郎一聞其事，即時遠竄。邵某罄其資產，方出囹圄。

妻生始為駭然曰：「胡月郎，鄰居識熟，吾故信托。至賣金簪者，不知其所從來，實覺面生可疑。乃彼此相反，而卿之揆量如神，其故何也？」

畹香曰：「君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夫金之為物，人所易識，無愚者亦知其價之輕重也。乃償以半值而即見允，彼非昧於價也，特速於售耳。即其速售已有可疑，而況月郎無妻小，乃遊手游食之輩，豈以鄰居而可輕信乎？若夫貓兒眼者，人所罕見。觀其人則又容色困悴，似有羞澀之態，此必宦室之裔，貧乏無聊，故出其先世所遺，而孟浪行鬻，以為餬口計耳。所以令君速付其值，不然必為識者所得矣！」

妻生聽畢，欣然鼓掌而笑曰：「賢卿料事甚明，果有過人之智。但彼已去，而復呼轉，啖以酒食者，則又何也？」

畹香曰：「業已交易，而我立沮退出，豈不懷慍。況其狀猙獰可懼，故不惜食而以酒食者，冀其歡也。」

於是妻生事無大小，必咨於畹香而後行。數年之間，竟成富室。

是歲春，闖犯關，遂有彰義門之變。而江淮諸郡，靡不騷然震動。在城士庶，移徙紛紛，畹香獨曰：「事尚無虞，未可往。」

動。」

及弘光帝正位南都，在廷權貴有與婁生相厚者，遣人致書曰：「天下方危，主上新立，正吾黨建功樹業之秋。子能主我，則富貴可得也。」

婁生欣然欲行，畹香力諫曰：「今闖亂，中原糜沸。新主雖立，仍有奸佞擅權，竊恐天下事，尚未可料也！乃子冀圖幸進，若以富貴為樂，則爾與我抱甕灌花，逍遙蓬徑，宴眠早息，足以自娛。又何必趨事權門，執掌簿籍，而以國事經心乎！設或志在立功，則吾相君之面，貴乏封侯，而況胸無經濟，將謂尋章摘句可以退賊乎！蓋無道則隱，乃古聖之格言。妾與子方懼寇亂將及，避跡不深耳！乃欲昧時希用，被錦繡而為享祀之犧牲，竊慮禍患一至，悔無及矣！同林棲鳥，休戚相關，不得不以正言告君，惟熟念之！」

婁生曰：「諾，吾已絕意功名，前言戲之耳！」

未幾，忽值高傑內變，畹香曰：「妾聞大亂歸鄉，小亂歸城。今天下必至大亂，若不遠避，禍將及矣！」遂挈資徙居城外四十餘里。

有亂兵張、郝二將者，係本地人，熟知鄉路。佩刀負矢，直逼婁生所居。其鄰近避難之家，忽聞亂兵卒至，無不扶老攜幼，紛紛遠竄。畹香將欲出扉，二賊足已跨進，即欲逼住行淫。

畹香面不改容，欣然笑曰：「妾聞二將軍之名久矣。今天下擾攘，尚武而不尚文，正二將軍立功之日，異時金印如斗，佩諸肘後，二將軍功名赫赫，誰堪相比！妾恨失身腐儒，偃蹇荆布。今以天假奇緣，幸蒙二將軍賜顧。妾藏有豚蹄斗酒，願為二將軍把盞稱喜，即望少留數夕，相共盤桓。但異日富貴時，願祈攜妾同享，無忘妾也。」

遂呼婁生出拜曰：「今日尚為爾妻，明日妾身即為二將軍所有矣！」乃以酒肉整理捧出，又貽二賊曰：「諸勇士荷戈持戟，環列於門，使妾驚悸不安，望乞敕令散去，當與二將軍從容閒話耳！」

二賊料無他虞，即令暫退。畹香慙慙斟酒遞勸，二賊坦然不疑，舉杯立盡。

豈知酒內已下砒霜，須臾毒發，二賊俱斃。其時眾散行村落，各自擄掠，遂喚婢僕扛出屍骸投水。搬攜細軟，棹舟遠渡而避。直至次日，亂兵方去。其為鄉民擊死者，亦有二十餘。而沿村抄劫，婦女被污者，不計其數。

獨畹香保全，不失一物。乃告婁生曰：「此地亦非安土，宜更擇居。」遂又遠徙二十里之外。不料賊寇讎起，在在竊發。畹香時刻籌謀，或令婁生與賊佯為結納，而陰實圖之；或以金帛納餉；或潛匿以避其鋒。所以間關二載，得免於禍。至順治三年，始還故址。

而兵燹之後，殘毀無遺。加以大兵不時經臨騷擾，畹香復與婁生計議曰：「若使天下即日平定，則桑梓之地不可棄也。設或閩廣未下，吾恐大兵往來頻繁，必無寧息之日。曷若徙居金陵，方保無事。」

婁生唯唯，即又往省買宅。留僕王忠等管守田房，便同畹香移居白下。其後大兵養馬廣陵，土庶輾轉播遷，靡不蕩其資業。而婁生安居無事，優游卒歲者，皆畹香之力也。

時畹香已年四十餘，容色愈豔。但以子嗣尚艱，乃為謀置一妾。即鄰居鄭氏之女，名喚玉姬，年才十七，性極敏淑，粗工吟詠，嘗作《美人對鏡》詩曰：

拂塵開玉匣，照影即生憐。

恍惚疑為我，依稀認作仙。

新妝同豔冶，巧笑各嫣然。

莫訝時疏隔，綢繆不計年。

畹香愛其能詩而娟秀，嘗贈以絕句二章云：

玉潤盈盈二八餘，中庭雪後放梅初。

檀郎慎莫私尋約，好把新詩倡和予。

其二

窗前初辦曉妝成，新試春衫媚自生。

為見豔姿因感昔，感予年少更憐卿。

婁生亦以畹香賢淑，作詩以美之曰：

感謝芳卿貞且賢，任予尋夢楚峰邊。

漫誇三月桃花美，卻羨芙蓉秋更鮮。

自娶玉姬一載，即獲舉男。畹香喜極，撫愛如同己出。其後庚寅歲，復歸維揚故居。至八年辛卯，又徙秣陵。嘗有《此君軒詩集》梓行於世，故不備載，唯錄其軼詩焉。